

对于重阳节,我是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我祖父的生日正是重阳,而我父亲的生日在重阳的前一天。父亲离世已经二年多了,今年是他的九十诞辰,我格外怀念他。

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前些天刚好播出了电视连续剧《国家命运》,在众多研制两弹一星的科技人员中,我仿佛看到了父亲的身影。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父亲作为技术专家奉调进京。当时我还没上小学。直至小学三年级的寒假,父母让我们兄妹三人到北京过年,我这才对那里的生活环境有所了解。父亲的单位对外是国防部0682部队,后来才知道就是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后为七机部二院),是搞导弹研制的。父亲的任命书还是当时的国防部长签发的。但父亲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我们全家都不知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只知道那是个保密单位。当时我们住的大院有哨兵站岗,大人进出都要查看证件。

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父母没有把我们带在身边,在长达十九年的日子里,没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算起来,只有两个春节是在一起过的。天伦之乐对他们来说,显得多么难得。记得父亲刚到北京,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为了照顾科技人员,有一次单位发了一斤大虾干。父亲只是把虾头吃了,虾肉则托人带到上海给我们吃。

正当父亲事业发展顺利,被提升为一个单位的副总工程师兼总动力师,为国防建设发挥作用时,“文革”爆发了。父亲受到了冲击,先是到车间烧锅

重阳的怀念

严建平

炉,接着遭隔离审查。祖父病危也不能回来。祖父临终前对我说,他放心不下我父亲,喃喃念叨着:祖祺不知怎样了?祖父去世的那天,正好是父亲从隔离室放出来,不知这冥冥之中有什么联系。

父亲后来下放河南干校,在那里养过猪。当时装甲兵部队有一个战士叫叶洪海,发明了一种中曲发酵饲料,父亲津津乐道给我写了几页信纸说这件事,其中还有他的实践心得。

从干校出来,父亲算是“解放”了。虽然恢复了党组织生活,但已被判定不适合从事国防科技工作,被分配到甘肃兰州,没有了领导职务,做一般的技术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毕竟能为国家做点事了。那时他给我的信,总是谈他的工作,特别是他主抓产品的标准化,有不少收获。

当父亲终于调回上海,我们兄妹都已踏上社会,忙我们自己的工作,天伦之乐对父亲来说,仍然是那么难得。直到我们自己有了孩子,开始懂得天伦之乐的时候,父亲老了,病了。

父亲病重的时候,沉浸在往事回忆之中,所念叨的,都是已经故去的亲人。那次我出访欧洲回来的当天,赶到医院去探望他。只见他躺在床上,双手合十,向上方拜着。我问他拜什么?他只回答了一句:“天在上”。没过多久,父亲真的到天堂里去了。

父亲出生在秋天,因而小名叫菊生。他也确实性如菊花,追求平淡,讲究平和,成为他的个性。他崇尚科学,求真务实,用自己的知识和本领切切实实为国家为人民服务了一生。

父亲虽然不在了,但我总觉得,不管是不是生活在一起,亲情是永远不能分割的,父亲始终会在我的心中。



意不求颜色似 此中有真意 周建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崇明岛,社员在生产队干一天活,男劳力争10个工分,老年人及女劳力只能挣七八个工分,折合人民币二毛三钱。天天出工,一个月也只能挣八九元钱,而且到年底才能分红。此外,靠自留地的农副产品换些微薄的零钱。遇上结婚、建房、生病等一些大事难事急事,借贷又无门,人们就没法做“会”。这是当时民间互助互济、告贷筹资的一种形式。

做会,又叫“圈会”。即由民间发起人(称“会头”)与亲友、邻居商量,或邀请相互信任的若干人参加。通常一个小会由8注或10注(即8人或10人)组成,一注相当于一股。一般大家约定在年末岁末生产队分红的时候会一次,并商定每月一次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称之“得会”,借以互助。并以抓阄的方式决定得会收款的次序,直到轮完。

参加做“会”的一般都是经济有困难的人,会款数额不大,一般每人每月交纳5元至10元左右,这样,一年内,一次得会可拿到几十元到上百元,也不付利息,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款额。

做“会”的发起人,通常由一定威望的长者担任。做“会”时,发起人先同各位承会者协商好会款的金额和做“会”的时限(通常有一年、二年、三年的不等)。做“会”那天,各承会者都能自觉地守会规、讲诚信,按事先约定好的时间、钱款足额交清,而发起人也不计任何报酬,义务为大家服务。同时,也一改旧时立字据、喝会酒、搞抽头等做法,每次做“会”都是气氛融洽,和睦相处,谈笑风生,以使互相间友情不断加深,从未闹过纠纷。

崇明人向来讲义气重情谊,而做“会”的实质是互助互助的一种形式,更是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具体体现。

时过境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经济条件的逐步改善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民间做“会”早已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中。但那蕴含着传统民俗文化和浓浓乡情的做“会”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做「会」情谊

郭树清

吴宜恩的油画艺术

卢金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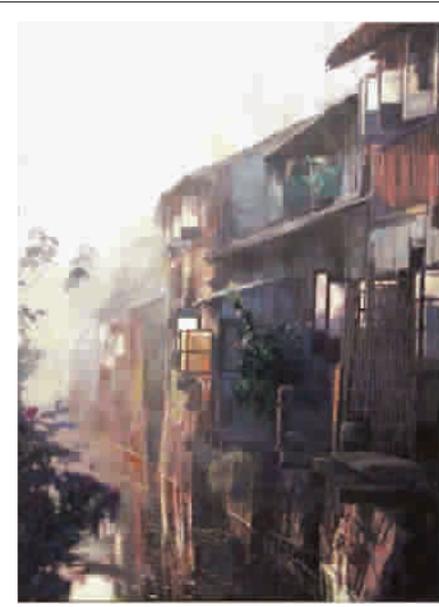
一个时代总有它的艺术标志的,我以为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成就由于创作者的真诚的倾心,使创作者在深入生活中要经历生活的磨难与欢乐而将这些渗透在作品的表现中,使我们当代人仍然要与他们一样带着崇敬的心境去体验的。

吴宜恩是靳尚宜的学生,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接受过教育。我接触过好些任职中央美院的前辈教授和曾经就读过中央美院的画家,与他们探讨中国美术所取得的成就,真如当代美术理论家所说,他们一辈创作出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后辈难越过的。我以为这种研究的论述加重了这些作品厚重感。吴宜恩创作的《有人走进草原》这幅佳作,就

是以“走进”为精神体验展现了苍茫厚重的自然神采。

吴宜恩的作品重在展现沉静深厚的气势,正如我看到的吴宜恩从“文革”以来创作的巨幅人物油画一样,将经典的绘画艺术展现在人性宽宏的去处,将自然中获得的苍茫气度深幽在他创作的人物中,加以苏派那种深沉的油彩刻画出的重量,虽然经历了几十年的沉淀,仍然那么震撼人心。

这让我想起当代那些创作这些巨作的陈逸飞、陈丹青等先生,吴宜恩与他们同辈,而且与他们是同学或者同辈,而且与他们的艺术经历一样,去了异国的,他们向往更广阔的艺术空间,而后又回归故国。他们的积淀使他们如此倾心故国的抒情情调。吴宜恩本是苏州人,枕水人家、拱桥水巷一直深幽



金色水乡

(油画)

吴宜恩

中去,而这种水乡又见古石叠起的坚实,使画面的韵味苍厚古色,在悠然的小巷流水之中倒映出现代人对江南古文化的悠然与敬怀。吴宜恩在这方面又将江南水乡往一种组合中去,远眺青石板与木板的巷楼,余辉与油彩互辉,在晚霞中映照出无尽的悠然幻影,透人心绪,沉影静碧,水巷也呈现耸然的姿态,色彩晕染又有水墨画的幻影。

吴宜恩这种创作改变了水巷的情调,将开放的畅怀心境画来如太湖万浪沉影一般,与前者现实主义佳作互映魅力。



夜光杯

“开了元无雁,看来不是花,若为黄更紫,乃借叶为葩”。杨万里这首诗写的便是雁来红。说它开时没有雁,仔细看也不是花。确实,雁来红不以花型的硕美见长,也无芳香的气息诱人,仅仅是因为秋后叶变,其叶之色愈来愈深而受赞赏。《花镜》说其叶,“愈久愈妍如花,秋色之最佳者”。倒是与杨万里观点相同。

雁来红原产亚热带,北宋之前,未见咏咏,属苋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株高80~100厘米,其茎直立,少有分枝,叶互生,状卵形至披针形,花型极少,穗状而生于叶腋之间几乎可以忽略。重要的反而是叶,到了深秋,底叶转深紫,顶叶则变得殷红如染,鲜艳异常,时值北雁南

雁来红诗话

胡中柱

飞,故得其名。又因为秋时转色,又名老少年、三色苋。明人陆树声曾写三首《老少年》,说其,“疏疏密密缀新红,庭下看来锦一丛”。“何事还丹可驻年,一枝真作草中仙”。肃杀之季反而返老还童,岂不是草中仙?而且“霜华洗尽朱颜在,不学春花弄巧妍”。“衰迟不为矜颜色,留与群芳殿后尘”。实实在在地赞美了雁来红不是花而胜似花,在群芳已尽的秋天中为大自然增添一份风采,不在于炫耀而是奉献,真是对雁来红极高的礼赞。另有清人潘芳瀛的浪淘沙,上阙写其姿容,“颜色做红枫,妆点秋容,非花非叶写难工。爱与斜阳争晚景,泪渍胭脂”。以“写难工”三字突出其独特之美,进一步又以拟人手法展开联想:雁来红与群芳不同,它竞争的对象是斜阳,以致动情的热泪润红了脸。下阙则展开了思乡之情,“乡恩仗伊撩拨起,一半朦胧。”由物及人,意境全出,转换自如,情境交融,颇具功力。

以叶为花的雁来红,当然属于花中的“草根族”,无法与名卉相比,杨万里就认为它“未应属菊辈”,与同时开花的桂花金菊无法相提并论。但就是因为是草根,却有着韶华所没有的“品质”。明初那个素有“贤王”之名的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曾编过一本《救荒本草》,列出了许多能吃的野花野草,其中对雁来红甚是推崇,说它“味甜,微涩,性凉”,“风味近似苋菜,可干制后泡茶”,并且能入药,可以煎水熏鼻洗眼熬膏,治疗痢疾,崩漏等病,可谓平民良友。

就是因为等级太低少吟咏,除了前述几首诗词,只找到宋代方岳有一首“是叶青青花片红,剪裁无巧似春风。谁将叶作花颜色,更与春风迥不同”。与杨万里一样,似乎都是为后人定了调。不过,在百度上查询时却意外地在有一个叫做水虎英雄的博客上发现了两首咏雁来红的七绝,其一“雁字来时独秀林,可怜苋物有机心。强将绿叶充花色,扮得虚名直至今”。其二“秋光占断傲江枫,借叶为花自不同,莫讶斗妍争作态,人情偏重眼前红”。没有找到出处,看来是博主自作,倒是颇有新意。如果作者确实也是个被“逆淘汰”的人士,那寄托合身份,且立意新,词语也新,居然可以称为名作了。只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叶子占据了花的地位也属平常,而且也一定有它的道理,古人尚且称颂“霜叶红于二月花”,何况今天。至于世俗的人情冷暖,追逐势力就更是常态了。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对于周围世界各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现象都能报以宽容的微笑,才是达到了应有的境界。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评论真是意味深长。不过真的是非常高兴,现在玩博客的人当中有这样的诗才存在。



宁海行

静安诗词社赴宁海采风,过佛刹,访农家。或有所感,歌以咏之。奇文共赏,不亦说乎。(胡中行)

三麓潭

鸡鸣尘俗远,千里过山庄。卵石嵌枯草,清溪映夕阳。歌时情似火,舞罢夜如霜。少长皆忘我,此心留客乡。

天象奇观

晨露煮微湿芳草,石阶古道蝶纷飞。登高远眺秋无际,

偶遇奇观日月晖。

慈云佛学院

乘兴乘风尘世外,慈云精舍隐山峦。晨钟暮鼓秋声里,但使诗情聚笔端。

山中佳气

颠簸一路赏芙蓉,秋韵深深枫叶重。满目黄云翻稻浪,山中佳气为人浓。

石头村

古道群山十八弯,萋萋芳草水桥间。提携偃偻同登顶,难得浮生半日闲。

已是第二次踏上欧洲的陆地。这回不同了,边唱歌边旅游,在南部:普罗旺斯、阿维尼翁。你见识过海洋般紫蓝的薰衣草,见识过金黄如太阳的向日葵,见识过苗条俊秀的法国少女,也见识过古堡、美术馆……但,有一样你一定是鲜有机会看见的——半个月亮,悬崖边古老教堂尖顶上挂着的半个月亮!它的珍贵和稀罕之处还在于,它映着乡村的群山,涧下的清澈溪流,映着山上的快乐和恬淡。

寂静的南部乡村,在英国人彼得·梅尔的《普罗旺斯的一年》中安宁地沉睡,它的静被一群如约而来的旗袍美女打破,她们来自遥远的上海。这晚在山上有一场由上海女记者合唱团担纲的小型合唱音乐会,这法南僻静的山村便像过节一样的有了生动的气息。惯于慵懒的法国人把每周做弥撒的时候才隆重上身的衣帽取了出来,傍晚七时是晚餐的时间,夕阳还舍不得离去。入夜已近九点,山间狭窄干净的小路上有络绎不绝的小型车流,一家人高高兴兴地来观演。路边三两行走的老妇,嘴唇明艳动人,晚装

整洁得体,她们几乎人手一只小篮,里面清清爽爽地摆着几只羊角或可颂,躺在小篮另一边的不是rose淡酒便是红酒或香槟。在开场等待的时间里、在演出结束乘着兴奋劲儿,这些天赐神粮便成了大家分享喜悦的余兴节目。东方的美人儿出场了,翠微或墨荷的旗袍交叠参差,臂似白藕,笑靥如花,恍若三三两两的星晨。这

唱中的大家都极力克制着哀伤的过度弥漫,就连呼吸似乎也似乎要停滯。从法国南部十数座教堂一路唱过来,此次的《奇异恩典》真正唱入了每个人的心间,她勾起了美好往事一幕幕,那些记忆中永远微笑着的亲人,那些感动过我们的每个瞬间,那些没来由的思绪万千,直抵我们灵魂的最深处。时光总是无痕,当我们还没来得及学会珍惜,一切的一切都有了不同,当我们可以拂去浮尘的时候,心灵中最为真实的珍宝便能水落石出,如洁净天空中高悬的月亮,高贵、明朗。

忧愁总归是短暂的,一曲接着一曲,如旅途不断展开的风景,我们仍要去看春花秋月、桃红柳绿。就这样缠缠绵绵地唱着,山风把清朗朗的歌声吹向更远的地方,半个月亮已经悄然爬上教堂之顶。半圆的梯形观演场上,人们跟着歌声轻摇,沉醉的表情也感染着歌者,观与演此时是一场互动的游戏。

这夜的感动是静静的暗潮,在法国乡村的群山间,在半个月亮的下面涌动。

十日谈

萍踪散记

夏威夷的美令人炫目。请看明日日本栏。